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白 金 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罪 与 罚 (上)



远 方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罪 与 罚

(上)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钱慧颖 译

第一章

—

天气特别热的七月初，傍晚时分，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 C 胡同向二房东租来的那间斗室，来到街上，然后慢慢地，仿佛犹豫不决地往 K 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与自己的女房东相逢。他这间斗室就在一幢高高的五层楼房房顶底下的顶间，与其说像间住房，倒不如说更像个大棚。他向女房东租了这间供给伙食、并且有女仆侍候的斗室，女房东就住在他楼下一套单独的住房里，他每次外出，都必经过女房东的厨房门前，而厨房门几乎总是冲着楼梯大敞着。每次这个年轻人打一旁走过的时候，都有一种病态的胆怯的感觉，他为此感到羞愧，于是皱起眉头。他怕和他欠了一身债的女房东见面。

倒不是说他是那么胆小和怯懦，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容易激动和紧张的状态。患了多疑症。他是那样经常陷入沉默，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单单是怕与女房东见面。贫穷把他压垮了；但最近一个时期就连窘迫的处境也已不再让他感到苦恼。连绝对必须的事情他也已经不再去做，也不想做。其实，什么女房东他都不怕，不管她打算怎样跟他过不去。然而站在楼梯上，听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类琐事的废话，听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讨债，威胁，抱怨，却是自己要尽力设法摆脱的事，道歉，扯谎，——不，最好还是想个办法像猫儿样从楼梯上悄悄地过去，偷偷溜掉，让谁也别看到他。

可是这一次，到了街上以后，那种怕遇到女债主的恐惧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理，让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我正要下决心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但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想，脸上露出奇怪的微笑。“嗯……是的……事在人为嘛，他却仅仅由于胆怯而错过一切……这本是显见的道理……真有意思，人们最害怕什么呢？他们最害怕迈出新的一步，最担心自己的新想法……不过，我说空话说得太多了。我尽说空话，却什么也不做。不过，大约也可能是这样：由于我什么也不做，所以才尽说空话。我是在最近一个月里学会说空话的，成天躺在一个角落里，想啊……想入非非。嗯，现在我去干什么？我难道能去干这个吗？也许这是当真？绝对不是当真的。就是这样，为了梦想，自己在哄自己；儿戏！对了，大约是儿戏！”

街上热得可怕，而且让人感到气闷，拥挤不堪，到处都是石灰浆、脚手架、砖头，尘土，还有那种夏天的特殊臭气。每个无法租一座别墅的彼得堡人都那么熟悉的那种臭气，——所有这一切马上就令人不快地震撼了这个青年人本已不很正常的神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小酒馆尤其多，从这些小酒馆里冒出的臭气，还有那些尽管是在工作时间，却不断碰到的醉鬼，给这幅街景增加了最后一笔令人厌恶的忧郁色彩。有一瞬间，极端厌恶的神情在这个青年人清秀的面庞上闪了一下。顺便说一声，他生得很美，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比中等身材还高一点，消瘦而身材匀称。但不久他就仿佛陷入沉思，甚至，更确切地说，似乎是想出了神，他向前走去，已经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注意。他只是偶尔喃喃自语，这是由于他有自言自语的毛病，对这一习惯，现在他已经暗自承认了。这时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思想常常是混乱的，而且他十分虚弱：已经有一天多他差不多没吃什么了。

他穿得那么差，如果换一个即使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人，衣衫如此破烂，白天上街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过这街区就是这

样的，在这儿衣著很难让人感到奇怪。这儿靠近干草广场，妓院比比皆是，而且麇集在彼得堡市中心这些大街小巷里的居民，主要是在车间干活的伙计和手工业工匠，因此有时在这儿就是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使这儿的街景显得分外丰富多采，如果碰到一个这样的人就感到惊讶，那反而是怪事了。这个年轻人心里已经积聚了那么多愤愤不平的怒火，他蔑视一切，所以尽管他有青年人特有的爱面子心理，有时非常注意细节，但穿着这身破烂儿外出，却从来不觉得不好意思。要是遇见他根本就不愿碰到的某些熟人和从前的同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有个喝得醉醺醺的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时候坐在一辆大车上从街上经过，车上套着一匹拉车的高头大马，也不知他要往哪里去，那醉鬼从一旁驶过的时候，突然对着他大喊一声：“喂，你呀，德国做帽子的工人！”那人用手指着他，扯着嗓子大叫，年轻人突然站住，急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顶高筒圆帽是从齐梅尔曼帽店里买的，不过早已十分破旧，颜色都褪尽了，到处都是破洞和污迹，没有宽帽檐，帽筒歪到了一边，上面折出一个极难看的角来。然而不是羞愧，完全是另一种，甚至是某种类似恐惧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

“我就知道！”他惊恐不安地喃喃说，“我就这么考虑过！这可是最难办的了！真的，不管什么样的蠢事，不管什么不起眼的细节，都有破坏整个计划的可能！是啊，帽子很容易让人记住了……可笑，因此就容易让人记住……我这身破烂儿一定得配一顶制帽，哪怕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成，可不能戴这个难看的怪玩意儿。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以外就会让人注意到，就会被记着的……主要的是，以后会想起来，瞧，这就是罪证。这儿需要尽可能不惹人注意……细节，重要的是细节！……就是这些细节，总是它们出问题，毁掉一切……”

他用不着走多远；他甚至清楚，从他那幢房子的大门出来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少步：整整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幻想得完全出了神的时候，曾经数过。那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那些幻想。他所幻想的这些虽说是没有道理，然而却是十分诱人的大胆计划，只是会惹他生气。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开始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了，尽管他总是自言自语，嘲笑自己无用和优柔寡断，却不知怎么甚至不由自主地已经习惯于把这“没有道理”的幻想看作一项事业了，虽说他仍是不相信自己。现在他甚至要去为完成自己的这一事业进行探究，然而每走一步，他的激动不安就越来越强烈了。

他心情紧张神经颤栗地走到一幢很大的大房子前，房子的一面墙对着运河，另一面墙向着x街。这幢大房子分作一套不大的住宅，里面住满了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裁缝、小瓦匠、厨娘，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妓女，小官吏，以及其他行业的人。人们就这么在房子的两道大门和两个院子里匆匆地进进出出。这儿有三个、要么是四个管院子的。那个年轻人没见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立刻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大门，往右一拐，溜上了楼梯，因此他感到极满意。楼梯又暗，又窄，是“后楼梯”，但是他对这一切都已经了解，而且察看过了，对这个环境他都很喜欢：在这样的黑暗中，就连好奇的目光也并不危险。“要是这时候我就这么担心，那么说不定什么时候，如果真的要去做那件事的话，又会怎样呢？……”上四楼时，他不由得想。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挡住了他的路，他们正从一套住宅里往外搬家具。以前他已经晓得，这套住宅里住着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是个官吏：“这么说，这个德国人现在搬走了，故而四层楼上，这道楼梯和这个楼梯平台上，在一段时间里就只剩下老太婆的住宅里还住着人。这好极了……以备万一……”他又想，于是拉了拉老太婆住房的门铃。门铃响声很低，好像铃不是铜的，而是用白铁做的。这样的楼房中这一种套套不大的屋子里，几乎都是装着这样的门

铃。他已经忘记了这小铃铛的响声，现在这很特别的响声突然让他想起了什么，并清清楚楚地想象……他猛地颤抖了一下，这一次神经真是太脆弱了。稍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很小一道缝，住在里面的那个女人带着显见的不信任的神情从门缝里细细打量来人，只能看到她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但看到楼梯平台上有不少人，她就胆壮起来，于是把房门全部打开了。年轻人跨过门坎，走进用隔板隔开的前室，隔板后面是一间很小的厨房。老太婆默默地站在他面前，疑惑地注视着他。这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太婆，六十来岁，有一双目光锐利、凶恶的小眼睛，一只尖尖的小鼻子，秃着头，没包头巾。她那像鸡腿样细长的脖子上缠着一块法兰绒破围巾，别看天热，肩上还披着一件穿得十分破烂、已经发黄的毛皮女短上衣。老太婆一刻不停地咳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大概是年轻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了她一眼，早先那种不信任的神情突然又在她眼睛里忽地一闪。

“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来过您这里，”年轻人急忙含糊地说，同时微微鞠躬行礼，因为他想起，应该客气一点。

“我记得，先生，很清楚地记得，您来过，”老太婆清楚地说，仍然没把自己疑问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那么……又是为这事来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稍有点儿窘地接下来说，并且为老太婆的不信任感到诧异。

“不过，也许她一向都是这样，而我那一次却没有注意，”他怀着不高兴的心情想。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考虑什么，随后退到一边，指指房间的门，让客人到前间去，并且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了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糊着黄色的墙纸，屋里摆着天竺葵，窗上挂着细纱窗帘，这时落日的余晖把屋里照得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堂堂的。“这么说，那时候，太阳也会如此这样照着！……”这想法仿佛无意中掠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海，于是他匆匆用目光瞧了一下屋里的一切，想尽可能了解并记住屋里的布局。不过屋里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東西。家具都很旧了，都是黄木做的：一张有老大的弯木靠背的沙发，前面摆一张椭圆形的圆桌，窗和门之间的墙上有个带镜子的梳妆台，靠墙放着几把椅子，还有两三幅毫无价值的图画，都装在黄色的画框中，上面画着几个手里拿着小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具。墙角落里，不大的神像前点着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被擦得锃亮；一切都在闪闪发光。“莉扎薇塔做的，”年轻人想。整套住宅里纤尘不染。“凶恶的老寡妇家里才会这么干净，”拉斯科利尼科夫继续暗想，并且好奇地瞟了瞟第二间小房间门前的印花布门帘，老太婆的床和一个抽屉柜摆在里面，他还一次也没朝那屋里看过。整套住宅就只有这两间房间。

“有什么事啊？”老太婆走进屋来，严厉地说，仍旧正对着他站着，这样可以直瞅着他的脸。

“我拿了一件抵押品来，这就是，您瞧！”说着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块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要知道，上次抵押的东西已经过期了。还在前天就超过一个月了。”

“我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饶一下。”

“先生，宽饶几天，还是这会儿就卖掉您的东西，这都得由我决定。”

“表可以当多少钱，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先生，你尽拿些不值钱的东西来。上次那个戒指给了您两个卢布，可在首饰商那儿，花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个新的。”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一定来赎，是我父亲的，我很快就会有钱了。”

“一个半卢布，利息先付，要是您乐意的话。”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叫了起来。

“随您便。”老太婆说着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来，感到那样气忿，已经想要走了；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起他再也无处可去，而且他来这儿还有别的目的。

“拿来吧！”他粗暴地说。

老太婆伸手到衣袋里去掏钥匙，然后走进门帘后面另一间屋里，只剩下年轻人独个站在房屋中间，好奇地侧耳谛听，暗自猜测。可以听到她打开了抽屉柜。“大约是上面的抽屉，”他猜测。“这么说，她在右边口袋里装着钥匙……全部串成一串，串在一个钢圈儿上……那儿有一把最大的钥匙，有旁的三倍大，带锯齿，当然不是开抽屉柜的……足见还有一个小匣子，要么是个小箱子……瞧，这真有意思，小箱子都是用这样的钥匙……不过，这一切真卑鄙……”

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先生：如果一个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个戈比，所以一个半卢布该收您十五个戈比，先付一个月的利息。上次那两个卢布也照这样计算，该先收您二十戈比。这样，总共是三十五戈比。现在为您这块表，我总共还该给您一卢布十五戈比。这就是，请收下吧。”

“怎么！现在就仅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正是这样。”

年轻人没有争论，接过了钱。他瞧着老太婆，似乎他还想说点儿什么并不急于出去，要么是做点儿什么，但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也许就在这几天里，我还要给您带一样东西来……银的……很精致的……烟盒……只等我从朋友那里取回来……”他不好意思了，于是住了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这事到那时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总是一个人在家？妹妹不在吗？”他到前室去的时候，假装随随便便地问。

“先生，您问她干什么？”

“啊，没什么，我不过这么问问。您现在确定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从屋里出来时已经十分心慌意乱。这不安的心情越发强烈了。下楼时他甚至停下来好几次，仿佛有什么事情使他突然吃了一惊。末了，已经到了街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

“噢，天哪！这一切多么令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这是无稽之谈，真是荒谬绝伦！”他毅然决然地加上几句。“难道我的头脑里会出现这样可怕的想法？我的良心竟能允许我干这档肮脏的事情！主要的是：肮脏，卑鄙，恶劣，恶劣！……而我，整整一个月……”

但是他不能用言词、感叹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和不安。还在他刚刚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就开始使他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极端厌恶的心情，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而且变得十分明显，以致他不知该躲到哪里去，才能逃避自己的忧愁。他喝醉了似地在人行道上走着，看着路上的行人，老是会撞到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另一条街上。他向四周环顾，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小酒馆旁，要进酒馆，得从人行道顺着楼梯往下，到地下室去。就在此时，恰好从门里走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他们互相搀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沿着楼梯爬到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想多久，立刻就下去了。虽然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觉得头昏，加以火烧火燎的干渴正在折磨着他。他想喝点儿冰镇的啤酒，而且他把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起因于饥饿。他坐到角落里又暗又脏的一张发黏的小桌旁边，要了啤酒，贪婪地喝下了第一杯。立刻一切都消失了，他的思想也清晰了。“这一切都是

胡说八道，”他满怀信心地说，“这儿没有什么让我不安的！只不过是身体不舒服，是一种病态！只要一杯啤酒，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眼间就变得坚强起来，思想清楚了，意向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于是他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高兴起来，仿佛突然摆脱了某种可怕的沉重负担，并且目光友好地察看了一下在座的人。不过就是在这时候，他也隐隐约约预感到，这种一切都向好处想的乐观态度也是一种病态。

这时小酒馆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继在楼梯上碰到过的那两个醉鬼之后，又有吵吵闹闹的一群人跟着他们走了出去，他们这一伙约摸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带了一架手风琴。他们走了以后，变得静悄悄、空荡荡的。剩下的人中有一个已经醉了，不过并不狠，坐在摆着啤酒的桌边，看样子是个小市民；他的同伴是个胖子，身材魁伟，穿一件竖领打褶的细腰短呢上衣，蓄一部花白的大胡子，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正坐在长凳上打盹，有时突然似乎半睡半醒，伸开双手，用手指打榧子，他并不从长凳上坐起来，却不时往上动一动上身，而且在胡乱哼着一首什么歌曲，竭力想记起歌词，好像是：

我和老婆亲亲热热，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我和老——婆亲亲——热热……

要么是突然醒来，又唱道：

我在波季亚契大街蹒跚，
找到了自己从前的婆姨……

但他的幸福却没人响应；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家伙对这些感情爆发甚至抱有敌意，而且持怀疑态度。那儿还有一个人，看样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像是个退休的官吏。他面对自己的酒杯，独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有时喝一口酒，并向四周看看，似乎也有点儿激跃不安。

二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惯于与人来往，而且正像已经说过的，他老是逃避一切交际应酬，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但现在不知是什么忽然使他能与人接触的念头了。他心里似乎产生了某种新想法，同时感到渴望与人交往。整整一个月独自忍受强烈的忧郁，经受心情忧郁紧张的折磨，他已经感到如此疲倦，因此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喘一口气，哪怕一分钟也好，随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成，因此尽管这里肮脏不堪，现在他还是很高兴待在小酒馆里。

酒馆老板待在另一间屋里，通常从那儿走下几级台阶，进入这间主要的店堂，而且首先让人看到的总是他那双有红色大翻口、搽了一层油的时髦靴子。他穿一件腰部打褶的长外衣和一件油迹斑驳的黑缎子坎肩，没打领带，满脸上似乎都涂了油，就像给铁锁上抹了油一样。柜台后站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还有个年纪更小的男孩子，有人要酒时，他就给送去。摆着切碎的黄瓜，黑面包干，切成一块块的鱼；所有的都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这里又闷又热，简直让人难受，而且一切都渗透了酒味，似乎这儿的空气，不用五分钟就会把我们熏得醺醺大醉。

有时会碰到这样一些人，我们和他们甚至素不相识，但不知为什么，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却一下子，刚一见面就引起我们的兴趣。那个坐得远些、好像退職官吏的客人，就正是让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以后这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第一次印象，甚至认为是预感造成了这一切。他不断地看着那个官吏，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人也在一个劲儿地瞅着他，而且看得出来，那人很想开口跟他聊天。对酒馆里其余的包括老板在内的

人，那官吏却不知怎地似乎早已经习惯了，甚至感到无聊，而且带有某种傲慢的藐视神情，就像对待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都很低的人们那样，觉得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兴趣的话题。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鬓有白发，头顶上秃了好大一块，由于经常酗酒，浮肿的黄脸甚至有点儿发绿，稍微肿胀的眼皮底下，是一双细得像两条细缝、然而蛮有精神、微微发红的小眼睛。但他身上有某种很奇特的现象；他的目光里流露出甚至仿佛是兴高采烈的神情，——看来，既有理性，又有智慧，——但同时又隐约有着疯狂的症状。他穿着一件已经完全破败的黑色旧燕尾服，钮扣几乎都掉光了。只有一颗还马马虎虎连在上面，他就是用这颗钮扣把衣服扣上，看来是希望保持体面。黄土布坎肩下是一件皱得不成样子、污迹斑斑的脏胸衣。和所有官员一样，他没留胡子，不过脸已经刮过很长时间了，所以已经开始长出了浓密的、灰蓝色的胡子茬。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当真具有一种官员们所特有的庄重风度。但是他显得烦躁不安，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有时神情忧郁，把袖子已经磨破的胳膊肘托着头，撑在很脏而且黏搭搭的桌子上，末了，他直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高声而坚决地说：

“我的先生，恕我冒昧，能与您攀谈几句吗？因为虽然您衣装并不考究，但凭我的经验却能看出，您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常喝酒。我向来尊重受过教育而且真心诚意的人，除此以外，我还是个九等文官呢。马尔梅拉多夫是个九等文官。恕我冒昧，请问您在工作吗？”

“不，我在求学……”青年人说。他有些惊讶，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对方说话的语气特别矫揉造作，也由于他竟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同他说话。尽管不久前有那么短暂的瞬间他想与人交往，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往都好，但当真有人给他这个机会时，才听到第一句话，他就又突然感到厌恶和恼怒了，——对所有与他接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想要同他接触的人，通常他都会产生这种厌恶和恼怒的心情。

“那么说，您是大学生了，或者以前是大学生！”官吏高声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经验嘛，先生，屡试不爽的经验了！”并且自我吹嘘地用一根指头按在前额上。“以前是大学生，或者搞过学术研究！对不起……”他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拿起自己的酒壶和酒杯，坐到青年人斜对面。他喝醉了，不过仍然善谈，说话也很流利，只是偶尔有的地方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啰里啰嗦。他甚至这样急切地渴望与拉斯科利尼科夫交谈，好似有整整一个月没跟人说过话似的。

“先生，”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开始说，“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穷的时候，或许您还会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尚气度，然而在赤贫的情况下，无论何时，无论什么人都做不到。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里清除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而且这是公正的，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首先我自己就准备羞辱自己。于是就找到了酒！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太太让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痛揍了一顿，不过我太太和我可不一样！您明白吗？对不起，我还要问您一声，即便出于一般的好奇心：您在涅瓦河上的干草船里睡过吗？”

“没有，没有睡过，”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五个晚上了……”

他倒了一杯酒，喝干了，于是陷入沉思。真的，他的衣服上，甚至连他的头发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一根根干草站在上面。很有可能，他已是五天没脱衣服，也没洗脸了。尤其是一双手脏得要命，满手油垢，发红，指甲里沾满黑色的污泥。

他的话好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说是无精打采的注意。柜

台后面两个男孩子吃吃地笑起来。老板好像特意从上面的房间里下来，好来听听这个“逗乐的家伙”在说什么。他坐到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懒散地、神气十足地打着呵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早已是这儿大家都熟悉的人了。而且他爱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大概是他习惯通常和酒馆里形形色色素不相识的人谈话的缘故。这种习惯对有些酒鬼已经变成了一种必要，主要是他们当中那些在家里严受管束、经常受到压制的人。因此他们在这伙同样嗜酒如命的人当中，才总是力图为自己表白，仿佛是设法给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而试图博得别人的尊敬。

“逗乐的家伙！”老板高声说。“那你干嘛不去工作，干吗不去办公，既然你是个官员？”

“至于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住话茬说，这话是针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的，好象这是他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办公吗？难道我自轻自贱、徒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自己不会心痛吗？一个月之前，当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动手打我妻子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不感到难受吗？对不起，年轻人，您是不是有过……嗯哼……虽是明知毫无希望，可还是不得不开口向人借钱的经历？”

“有过……毫无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事先就知道这绝不会有什么结局。喏，譬如说吧，您早就知道，而且有充分根据，知道这个人，这个心地最善良、对社会最有贡献的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借给您钱。因为，请问，他为什么要给呢？不是吗，他知道，这不会还给他。出于同情心吗？可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这个经常留意各种新思想的人，不久前解释说，在我们这个年代，就连科学也不允许有同情心，在有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这样。请问，他为什么要给钱呢？看，您事先就知道，他绝不会借给您，可您还是去了……”

“那还去干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追问一句。

“如果没有别人可找，如果再也无处可去了呢！不是吗，得让每个人最少有个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啊。因为常常有这样的時候，一定得最少有个可以去的地方！我的独生女儿头一次去拉生意的时候，我也去了……（我女儿靠黄色执照……）”他附带加上了一句，与此同时有点儿神色不安地看了看青年人。“没什么，先生，没什么！”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老板也微笑起来，这时他立刻匆匆忙忙地说，看来神情很安详。“没什么！这些人摇头我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一切秘密都公开了；而且我不是以蔑视的心理，而是怀着恭顺的心情来对待这一切的。让它去吧！让他们笑吧！说‘你们看这个人！’对不起，年轻人：您能不能……可是，不，用一种更加有力、更富于表现力的方式，说得更清楚些：您能不能，您敢不敢现在看着我坚决地说，‘您不是猪猡？’”

年轻人什么也没有回答。

“嗯，”等到屋里随之而来的吃吃的笑声停下来之后，这位演说家又庄重地，这一回甚至是更加尊严地接着说：“嗯，就算我是猪猡吧，可她是一位太太！我也许是个，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的妻子，她受过教育，是位校级军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是个下流种吧，她却有一颗高尚的心，受过教育，满怀崇高的感情。然而，……噢，如果她可怜我的话！先生，先生，要知道，每个人至少有个能让人怜悯的地方啊！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是一位宽洪大量的太太，可是她不公平……虽然我自己也知道，她揪我头发的时候，只不过是出于她的可怜心，因为，我反复说，她揪我的头发，我并不难为情，年轻人，”他又听见一阵吃吃的笑声，怀着加倍的自尊承认道，“不过，天哪，如果她哪怕是只有一次……可是，不！不！这一切都是徒然的，没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有许多次我所希望的成为现

实，已经不止一次怜悯过我了，可是……我就是这么个样儿，我是个天生的畜生！”

“可不是！”老板打着呵欠说。

马尔梅拉多夫用拳头斩截地捶了捶桌子。

“我就是这么个德性！您知道吗，先生，我连她的长袜都拿去卖了，喝光了？不是鞋子，要这样这还多少合乎情理。可是长袜，把她的长袜卖了，喝光了！她的一条山羊毛头巾也让我卖了，喝光了，是人家从前送给她的，是她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可我们住在半间寒冷的房子里，这个冬天她着了凉，咳嗽起来，已经吐血了。我们三个小孩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起早贪黑，擦啊，洗啊，给孩子们洗澡，因为她从小就爱干净，可她的胸部不好，很可能害了痨病，这我也感觉到了。难道我感觉不出来吗？酒喝得越多，越感觉得出来。就是为此我才喝酒的，想在酒中寻找同情和爱情……我喝酒，是因为我想加倍痛苦！”说着，他仿佛绝望地朝桌子垂下了头。

“年轻人，”他又挺直了腰，接着说，“我看得出，您好像有什么不幸的事情。您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所以立刻就跟您交谈起来。因为，我把自己的生活故事告知您，并不是想在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面前作践自己，因为我不说他们也都知道，我说这些，是为了寻求一个富有同情心和受过教育的人。您听我说，我的妻子在省里一所贵族高等女子学校里受了教育，毕业的时候，省长同其他社会名流都在座，她为他们跳了披巾舞，为此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奖章嘛……奖章让我卖掉换酒喝光了……已经很久了……嗯，……奖状到现在仍放在她的箱子里，不久前她还拿给女房东看过。虽然她跟房东经常争吵，不过还是想在人前炫耀一番，把过去的幸福日子告诉人家，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成。我并不指责她，我并不责备她，因为这是她记忆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安慰，其余的全都烟消云散了。是啊，是啊；他就是这